

当代中国民主教育实践的理论反思

戴森宇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民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伴随着民主的浪潮席卷全球,一直很火热;但是民主实践的合理,不代表民主教育实践是合理的,更不代表当今中国民主教育实践也是合理的。在缺少现代民主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味提倡实践民主教育难以取得实效。一方面,民主有价值 and 制度两个维度,西方的现代民主并非适合中国的民主。这两个维度下的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目前还只是若隐若现的影子,未见得实在的面目;另一方面,现代民主教育属于一座空中楼阁,更准确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它可以装入一切精神、修养、价值观念,但是任何一种又都不属于它。教育还是要回归人的本质,回应人的本质要求,有了道德修养、自由精神、理性思考等等,民主教育的目的自然会达到。

关键词:民主;民主教育;价值观念;民主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4)05-0097-05

一百多年来,“民主教育”成为了全球不少教育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关注的话题。毕竟“Democracy”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不少国家确立为普世价值,甚至被奉为圭臬,成为了人们理想世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民主教育的实践却并不令人乐观。“民主教育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不少教育行为被冠以民主教育之名,但却又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民主教育实践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教育?

一、价值和制度两维度下的民主含义混淆致使民主教育实践困难

要谈论民主教育,首先要搞清楚何为民主。然而,民主本身并未受到“民主”的认同。

“民主”与“道德”、“自由”等理念或思想不同,自身概念的多样性、特殊性决定了其即使可以与“道德”、“自由”等概念一道,能有一个适当的教育学概念与之匹配,但民主教育也并不能够与“道德教育”、“自由教育”并列作为人类在价值观念上认可的基本教育分类之一而存在。民主可以是一种价值,亦可以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它太具体,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比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民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梁启超去美国

考察之后回来后所说的“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¹⁴。清华大学的方朝晖认为:“如果把民主的本质归结为它所认同的价值,那么可以说,中国人自古就已经在追求民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比如说,‘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观念在儒家经典中随处可见,如‘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天下为公’,‘民惟邦本’,‘闻诛一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但是人们却倾向于认为这些只是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停留在道德价值层面,而不能落实为一套客观的制度。可见当人们批评儒家没有民主思想时,所注重的是民主的制度维度,反对只从价值维度看民主。然而吊诡的是,当他们倡导民主、或强调民主是普世价值时,又几乎只从价值维度看民主。”¹⁵这种认识虽然主要在阐明儒家的民主思想,但其强调了民主在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区分,并以此为基础对那些把民主作为一种被证明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优于其他体制的言行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在教育领域,民主教育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供做研究,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作为价值和制度的民主教育实践,至少在中国还是需要审慎的。毕竟“民主”本身并未受到民主的认同。今天很多中国学人的论述中,常有把“专制”与“民主”截然对立的相关话语,更有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专制,西方发达国家为民主的二元划分。这也许受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殊不知这世界上并无绝对的专制,也无绝对的民主。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非“专制”、“民主”二词就能概括完全。这样僵化的教育极易导致人们的思维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

由于对民主的理解都如此模糊,民主教育的实践也就显得不清晰了。陶行知先生对民主教育的理解对厘清民主教育的概念有一定帮助。他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一文中指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¹³²⁴在《民主教育》杂志创刊号《民主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列出了民主教育的几点内容和方法,包括:(1)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2)教人民肃清法西斯细菌,以实现真正的民主;(3)启发觉悟性;(4)培养创造力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其中提出“六个解放”: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5)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6)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7)尽量采用简笔汉字、拉丁字母,双管齐下;(8)充分运用无线电及其他近代交通工具,以缩短距离,有利边远地方的教育;(9)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10)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¹³²²。上述论述中,“教育为公”似乎更切合民本教育思想;“启发”、“创造”、“解放”等更显现出自由教育思想。概括来看,陶行知眼中的民主教育是建立在其生活教育理论上的,不仅包括政治层面的内容,还包括个体自由发展方面的内容。借鉴陶先生的认识,简言之,民主教育是“教人人自主的教育”。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民主、获得民主、实践民主;继而要求每个人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民主素养。

现在所谓民主教育只是让你知道你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与义务,尽管有时也告诉我们眼见的是琳琅满目的各国民主的形式。可是对于还没有实现所谓民主的各国人民来说,这些就如悬在空中的楼阁,可望不可即。更何况民主本身和文化传统有极大关系。西方民主的前提是天赋人权。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自己重要还是家庭重要?父母重要还是天重要?中国人理解的天和西方国家理解的天是一样的吗?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民主教育”就能帮忙解答的。

现代民主根本上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所谓的“民主教育”要把个人意志引向理性和自由的表达。可是自由和理性也并非民主教育能给予的。自由是人的根本需求,不是只有现代民主社会才会拥有;理性作为人的重要本质特征,并非是以接受民主教育为前提的。人们有了自由、理性,个人意志的展现是顺理成章的,便没有再来个“民主教育”的必要了。也就是王阳明所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穀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4]自性具足,是不需要假以外求的。

正如提倡民主教育的杜威所说:“为了保证我们的理想是一个可以实行的理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概念建立在实际存在的社会基础上。”^[5]中国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未必适合、也未必需要西方的民主。上述所讲并非要先找个适合中国自己的民主,然后再要有个中国式的民主教育;而是因为民主本身是与文化传统相关,所以民主教育的实践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照。

二、教育在于回归人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在他的教育名著《什么是教育》中提到:“每一种社会改善的先决条件要求每个人都要受到教育,以便能自我教育。教师要唤醒人的潜在本质,逐渐自我认识知识,探索道德。”^[6]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人都有自我教育的能力,教育的任务只是在于唤醒人们自我教育的本质要求和能力,去认知自己和万物以及探索道德。

在中国的一些中小学,教师通过全班投票的形式来遴选班长,不能不说这是一次“民主教育”的实践。其步骤一般为:自我陈述——才艺展示——互相问答——匿名投票——公布结果。制度流程有了,班上每个人看似都有投票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非为一种公共的利益实现而服务。一个人做出选择前,都会权衡自身得失,这是基本出发点。因为当他人与自己在同样状况下平等拥有某种权利,那么在履行这一权利的时候,人们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利代表不了别人,只能代表自己,最终只会从个人利弊的动机出发去做出选择。于是很多当前民主选举中出现的制度弊端和价值缺陷就会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出现各种类型的丑恶现象。在中国人情关系复杂的社会形态下,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等现象将更严重地出现在这个班级中;而由于官本位思想的残留以及虚荣心的作祟,在家里,颇有社会阅历的家长们会为了让自己孩子当“官”而竭尽全力予以帮助。于是,家长们因势利导,教孩子如何撒谎、作秀。以至于过早的使赤子之心为复杂的社会所吞噬。杜威就说过:“一个群体所进行的教育,都能使它的成员社会化,但是,社会化的质量和价值,视群体的习惯和目的而定。”^[7]这里的“习惯”是一种“从经验中学”的能力。很显然,孩子们天真的性情和无功利心,受到这样“经验”的引导和驱使,结果是“民主教育”不仅仅成为了一具空壳,还伤害了孩子,伤害了民主。如果说这样的“民主教育”只是一时的和形式上的,那么潜移默化式的家庭的“民主教育”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教育的使命是使人回归人的本质,教人如何满足自身的本质需求和坚守自己的本真,并且这一使命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一点来看,长期的“民主教育”最后也不免支离而回归到人本质的各项需求,例如提升道德、例如追求自由、例如生存等等。

回归人的本质的民主教育实践十分复杂。因为它所包含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民主素养都不是可以单独列出来作为一种特别意识、特别能力、特别素养进行训练的,而是来自于作为人所必备的基本伦常、基本能力、基本素养。“民主教育”的初衷不仅要使你知道怎么去投票,怎样合法获得最多支持;而且要教你知道为何要投票,知道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尊重别人的意愿。然而,这一初衷难以达成。因为“尊重”意味着人需要有“敬”的心意,没有这个心意的“尊重”只能是虚假的;而一旦人拥有了“敬”的心意和美德,尊重每一个生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三、缺乏主体性的民主教育容易流于形式

本文并非为了批判民主教育,而是试图刹住一种弃本逐末的歪风。即还不知民主是什么就大力提倡民主和民主教育。未得其道,而求其迹。关键是问题还不止这些。没有民主当然可以追求民主,但我们自己的民主与别人的不一样。有人说: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可是,即使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也得有石头垫着。没有石头却踩着漂浮的泡沫过河,最后只能是掉进河里。这些石头就是自由、反思、批判、弘毅、牺牲等个人的修养、境界、精神和价值观念。这些并不能构成民主,更非民主教育所能习得,然而有了这些,便是有了民主精神的基础。

民国传奇人物辜鸿铭一生捍卫中华文化,自己执意留小辫子。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毫不掩饰。他转身写黑板时,为学生哄笑,尔后转过身说道:“去头上辫子易,去尔等心中辫子难。”教室立刻肃静下来。学生为什么会笑辜氏的辫子?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看来,留辫子意味着在思想上是守旧的;而当时流行的是西方传来的“德先生”、“赛先生”(即 Democracy 和 science),这两个是新事物,在当时意味着先进的思想和精神。按照普遍流行的线性历史观^①,学生们的哄笑,无非是说辫子及其所代表的旧思想应该予以淘汰,这样一位拖着辫子的老者作为教师出现在蓬勃朝气的北大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而辜鸿铭说“去尔等心中的辫子难”这就把这一问题上升到价值层面了。假设辜鸿铭就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守旧思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对于留辫子不觉耻辱、毫不掩饰。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信仰,即《中国人的精神》中所讲的内容;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信仰异常的坚定,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文化自信,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定的自己为自己主人的意识。反观在哄笑的学生的观念中,他们只知当下潮流是民主与科学,只知西方之新于中国之旧,就是先进之于落后。却不知辜先生已然具有信仰之坚守,得民主之真义。学生自己在外的方面赶上了新潮流,却不知骨子里是否还是奴才性子或者一味守成的追求。辜氏有旧中国人“民主”的精神,笑他的学生们是否又有新中国人的追求现代民主、科学的精神?这才是今日之国人倡导和践行民主教育时需要好好反思的。

注释:

^①这一历史观,主要源于1840年以后,中国事物面对西方事物的外来冲击,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均处于颓势,而导致国人普遍把新旧之分、西东之分等同于先进与落后之分。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G]//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46.
- [2] 方朝晖.澄清当下流行的民主观念误区[J].人民论坛,2014,(18):46-50.
- [3] 方明.陶行知名篇精选(教师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4]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6]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DAI Senyu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emocracy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sweep across the globe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a hot subject following the democratic tide. However, the reasonable democratic practice does not mean the democracy education practice is reasonable, nor is today's practice of 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reasonabl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lack of modern democratic tradi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actual effect if people blindly advocate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democracy has two dimensions, i.e. value and system, the western modern democracy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s democracy. What on earth is the Chinese style democracy under these two dimensions? At present, it is an indistinct shadow only and its real face has not been seen yet. On the other hand, modern democracy education belongs to a castle in the air, more accurately, a mirage. It can accommodate all spirits, cultures and values but neither of them belongs to it.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man and respond to the essential demands of human being. If people own the moral integrity, free spirit, rational thinking and so on, the purpose of democracy education can be achieved naturally.

Key words: democracy; democracy education; value idea; democracy education practice